

【曦瑶】泾渭

作者：燕台君（lofter）

一辆擦比做多的婴儿车，和一段割席剧情。一次洗头引发的血案。

我感觉良好，涂满蜂蜜的甜刀。

这次真的是最后一篇文章了！（每次说不写文都被自己打脸 orz）

时间点在原著观音庙前夕，蓝曦臣被执金鳞台。剧情和细节按照新修版。

BGM summertime sadness

01

芳菲殿。

金光瑶在身前铺开一块折了几层的柔顺布巾，方才把湿发梳到身前，搭在了巾上。他身上穿的是日常穿的便服，轻薄的质料上印出金绣的牡丹纹，上半身斜倚在床头，下半身隐没在花纹繁复的丝被里，半闭着眼睛，手里拿着块丝巾有一搭没一搭地低头擦拭着，面上有些苍白，平日里常带的笑容也敛了去，衣衫半落，显现出若隐若现的洁白锁骨来。

然后门突然便被推开了：“阿瑶，听说你——”

蓝曦臣的脚步顿了一顿，金光瑶把领口拉上去：“二哥来了？”

来了。来了就好。

金光瑶暗地里叹了口气，也略微松了一口气，然后瞧着蓝曦臣心事重重地走过来：“听说你好多了？”

“那等宵小之辈，还要不了我的命去。”金光瑶答道，面上神色收敛成一派轻柔的笑容，“倒是叫二哥担心了。”

蓝曦臣便点点头。

“外头的事情，怎么样了？”金光瑶低声问道，身子往里挪了挪，“二哥，坐。”

“照你说的，金氏的人手都交与叔父指挥，蓝氏也以他为首带领，跟着江聂两家汇合，同往夷陵去了。”

蓝曦臣这几日忙前忙后也是疲累，见此亦不推脱，就在金光瑶身边坐下，这样与他说了，说完了便是欲言又止，又是那副不安的样子。

金光瑶知道，蓝曦臣对诸事已经不能全信。先是那日他夜访云深不知处，发觉自己的通行玉令失效，后是一路上蓝曦臣异乎寻常地寡言，连金鳞台的客卿都能看出“泽芜君似乎心情不大好”，他一见这事态便知，要蓝曦臣亲自去乱葬岗助阵围剿显然已是不大可行——

不过幸好，他也不曾真多么想要蓝曦臣去。

那夜甫一回到兰陵，金光瑶便遇了刺客。整个修真界敢往金鳞台行刺的人说来少有，这一桩自然是金光瑶自己一手操纵的好戏。为了往身体里藏好来日或将作为

最后一搏的琴弦，他生生把自己的腹部划了个洞且不说，他也知道，若是仅仅受这点伤骗不过通医术又与自己亲近的蓝曦臣，甚至服了从苗疆淘换过来的毒药。

那药吃下去可让人灵力凝滞微弱，再加上捅些外伤，弄得高烧起来，连着两三天昏沉不能下床，这才好容易做出“敛芳尊被刺，身受重伤”的样子，把蓝曦臣对事情真相疑虑重重的心先暂时分了开，又哄着他留在兰陵，遣发那些要去往夷陵的人马。

估摸着事情进展得差不多了，他才服了解药。蓝曦臣这几日来经常看他，也帮着金麟台的医师救治，听闻情况好转了不少，便赶忙过来探望。金光瑶倚在床头盯着这位泽芜君看了一会，突然抿唇笑了一笑，忍不住伸出手指去在他唇角轻轻抹了一下。

“阿瑶？”蓝曦臣被突如其来的动作惊了一下，却也没躲。

“二哥是吃了糕点来的？”金光瑶笑问道。

听了这话蓝曦臣忍不住大为窘迫，他是来得早，但那时金光瑶刚刚沐浴完不见人，他在芳菲殿外头等得无聊，见桌上有下人奉上的糕点，便拿来吃了几块。谁想到还未咬几口，金光瑶便通报有请，他一时心急匆忙过来，嘴角竟然沾了那甜酥的糕点留下的碎末。

这等事情在蓝曦臣看来实在有失雅正，金光瑶却觉着有趣，忍不住便替他抹掉了，蓝曦臣被那一双促狭的眼神盯得窘迫，面上竟然泛起一层薄红来。

“喔唷，堂堂泽芜君面皮竟然这么薄？”他的手指蹭过柔软唇角，顺势抚过对方面颊，莫名其妙得了趣味，低下头去笑个不停，“不妨事，就算失仪了，金麟台也没人敢罚你抄家规。”

“好了，别闹了。”蓝曦臣等着他笑够了，才正色说道，抓住金光瑶在乱动的手压到被子下面去，“给我看看你的伤怎么样了？”

“差不多了，不妨事的。”金光瑶由着他伸手在额头上试了温度，慵懒地往边上一靠垂下眼帘，“二哥今天穿的什么衣裳，这么香？”

“还不是你们金家往书房里放的熏香，我待久了沾上的。”蓝曦臣颇为自然地掀开被子就要叫对方把腹部的伤口露出来看，没想到金光瑶竟有些发窘地往后躲。

一是怕他看出那伤口的端倪，怀疑出是金光瑶自己刺伤的来；二却是……真的羞赧。也不知道那苗疆毒药是拿什么做的，他昏迷这几日魂梦颠倒，竟然连着几次梦见与自己的二哥，泽芜君，蓝曦臣，做一些不可言说之事。那迷梦太过真实而愉悦，以至于他醒来之后见着真实的蓝曦臣也有些微妙的味道，既克制不住地想要靠近他，与之水乳交融，又矛盾地想要远离，强迫自己克制。

因为出身的缘故，金光瑶对欢爱之事一直有些说不清的态度。他自小生长于青楼，自然早早就知道其中有无数的趣味，却也因为同样的缘故，对此绝对说不上太多渴望。生父金光善是人尽皆知的淫浪之人，金光瑶本人在此道上却绝对是个君子，克己有度，适可而止。至于要与蓝曦臣一道……

他不得不承认，倒也并不是完全没有肖想过，只是他往往觉着这念头荒诞，而且不仅荒诞，或许还得不偿失，因此从来没有允许自己认真想过。但未料到了眼下这种说不上什么时候就要分道扬镳的境地，他反而忍不住在梦里去放纵了。

“怎么？”蓝曦臣也注意到了他的躲闪，一面止住动作，一面又问道。

“……不好看，二哥还是别看了，入不得你的眼。”他讷讷答道。

“这有什么。夜猎的时候，什么样的东西也见过，还在意这些？”蓝曦臣安抚地笑了笑，却没住手，“你之前那副要命的样子，真把我吓着了。”

素色的中衣被蓝曦臣的手一下子扯开，狰狞几道伤口露在眼前，金光瑶忍不住瑟缩了一下。但蓝曦臣细细看了看，倒也没怀疑，他便暗暗松了口气——自己为防止露馅，还特地换了姿势用匕首下手，并且划了不止一道伤口来掩饰住，因此虽然现在那伤口上涂的药都洇渗得差不多了，模样看着尚好，但蓝曦臣看得也觉着自己被戳了一下似的生疼，叹了口气，慢慢给他裹好，又把衣裳和丝被盖回去。

“没事就好。”

“嗯。”

这向来会聊天的二人竟然相顾失语，大抵是因为各怀心事。金光瑶刚退了烧，还是觉着冷，便忍不住要往蓝曦臣身边蹭：“好冷。”

蓝曦臣还沉浸在刚刚看见的伤口里，不知不觉就顺从地将金光瑶圈在怀里，暂时将旁的事情都推到一边去——反正不管他再思前想后也得不到答案，一切只能等着事情自然往下进行，索性不想也好——只在灯下望着怀里的人。

金光瑶的面色还有些苍白，倒是更显得眉心一点朱砂鲜艳得晃眼。他在蓝曦臣怀里满足地闭起眼睛，一双睫毛微微颤了颤，手伸过去扣住与对方十指相扣，让他不合时宜地想起些“软玉温香在怀”之类有悖规训的意象。蓝曦臣忍不住伸出手去想摸一下这人那一抹朱砂，手还伸在半空，金光瑶却突然睁开了眼瞧着他：“二哥这是干什么？”

“没——没什么。就是想看看你这朱砂。”

“那可不要随便擦掉。”金光瑶笑道，“这朱砂是‘启智明志’的，二哥给我擦了，阿瑶可就要变傻子了。”

“变傻子了，不也还是我的阿瑶么？”

蓝曦臣被他这句引出片刻开心来，便也顺着笑道。既然被发现，他也就放下手去，没想到金光瑶抓着自己的手往额前凑了一凑：“既然如此，那二哥来擦吧。”

蓝曦臣却没动。虽然是玩笑，但有一瞬间他生出了真的念头：如果从来不曾点这一点朱砂，是不是便不至于有今日？纤长手指竟真的鬼使神差地轻轻碰了碰那一点红，却没有真的用力，只蜻蜓点水地一过：“用手擦不掉的，太干了，得有水才行。”

另一人默默然抬头看着他。蓝曦臣肤色白皙如玉，唇色也鲜艳润泽，于是金光瑶忽然便闭了闭眼睛，然后撑起身子凑近了他的面容。

“要是用水的话……那就这样。”

金光瑶柔软唇瓣在蓝曦臣额头中间的地方用力地亲下去，甚至还伸出舌头来轻轻舔舐他一下。蓝曦臣圈着他的手臂倏然便僵硬了起来，干巴巴地唤道：“阿瑶！”

金光瑶停下来看着他：“二哥觉得这样很……令人厌恶，或者恶心么？”

“不……并不曾，我怎会那样想……只是一——”

“那就没什么。”善笑的仙督一双叫人看了十分讨喜的瞳仁现在有些注目于他，像什么似的，撩拨得蓝曦臣心里一阵阵发痒。他愣怔了片刻，竟也学着对方的样子，将双唇覆在那一点朱砂之上，然后伸出湿润的舌头吻掉了那一抹红。

好像随着朱砂一起被揭过的，还有敛芳尊那一张时刻温柔假笑的面皮。而现在露出来的便是面皮底下的真实——或许仍是假，但至少比表面一层要更真实些，一双莹润的眉眼不再弯成含笑模样，而是自顾自灼灼地烧着蓝曦臣的面颊，那笑容也绝对与媚态无涉，反比平日的他更多了几分少年时的青涩与锋利。

甚至……恍惚有些傲气了。傲气原本是和平日的敛芳尊归拢不到一起的，但在这令蓝曦臣移不开眼的一刹那间，他确实想起了这个词。这个身形纤弱的结义兄弟平日里被封存的傲气，或者冷厉，都含在笑容里爆发出来，生生砸在他心尖上，令他觉得那里什么地方轰然地响了一声，一下子将什么都忘了。

或者索性宁可忘了？毕竟人总是有这样的本能。

“你……别这么看着我。”他赶忙说道，近乎慌乱地克制着自己想要低头深吻另一人唇舌的冲动。

“二哥……是怕了么？”金光瑶却没有听话移开眼睛，反而伸手去把玩着蓝曦臣的腰带。蓝氏宗主的腰带上绣着数量固定的卷云纹，他轻轻抚摸着那带子，用指尖一个一个在云纹上数过去，然后用力一扯，“还是说，到了这个时候了……泽芜君却要告诉我，从来都，是我自己在妄想？”

蓝曦臣并不打算说出那个“不”字来，而金光瑶显然也没打算非要听他说。但四道目光交汇的时候，空气里竟真的仿若有烧灼声音，随即金光瑶的嘴唇便被猝不及防地撬开了。蓝曦臣比他年长，在这时刻竟然也占据了主动权，一面将舌头在对方口内攻城略地，一面还微微松开了他，寻个机会换个气，含含糊糊地笑道：“敛芳尊自诩聪明，不如来猜猜看？”

金光瑶哪里还有力气去猜。他虽是那么问了，却没当真准备好，这一下被吻得胸闷气短，简直要背过气去，却还止不住呻吟出声。那苍白面颊憋出了一片红晕，连眼睛都闭紧了，手上却还丝毫不肯放松，右手扣着蓝曦臣腰带，左手便死死攥着他腕子，隔着雪白校服愣是将蓝曦臣皮肤掐出一片红印来，指甲都快嵌进肉里。

“二哥……你……要死——”

金光瑶终于在窒息里脱身，连着本来“重伤初愈”的身子没什么力气，一下子软在蓝曦臣怀里，吐出这么一句抱怨来，话没说完，倒见着自己嘴角拉出一段银丝，便干脆连抱怨都懒得说，只去慢慢调息匀了。他手指仍然未松，就那么扯开了蓝曦臣的腰带，蓝曦臣竟然也就一动不动地任由他去。

金光瑶把那腰带松到了身后，半截垂在地下半截还搭着，于是那公认最美观的“披麻戴孝”似的外袍便散了开来：“你先放开我……站起来，站到地下去。”

被松开的仙督动作意外灵巧，直接跪坐在床上揭开了包裹着蓝曦臣的层层布帛。被解得只剩中衣的那一个人沉默得过分，毫不反抗也毫不动作，直到金光瑶停下了手中的活计，才抬眸看向对方。

这两个人竟不约而同地感到了被欲望刺穿的战栗。

金光瑶自己的衣裳本来就因为是裹在被子里而不曾穿齐整，眼下更是在这一系列动作里变得歪歪斜斜，上衣半落，直接露出那说不上强劲有力的肩背。孟瑶少年时生活困顿，因此即使成年了身量也未开，那副身板清瘦又白皙细腻，简直似能看见肋骨一般，与蓝曦臣自己那匀称又健美的玉白完全不同。

甚至显得连那皮肤上的疤痕都格外狰狞。孟瑶小时候受过的伤不少，自然也留下不少疤痕，而后射日之征，便更不必说——那其中最显眼的便是孟瑶在赤峰尊面前假装自戕，捅出的一道疤。蓝曦臣只见着那疤痕的一部分，站在他面前毫不犹豫地伸出手去一扯，那件衣裳竟然被他直接撕开了。他意味不明地笑了一声，仍旧不发一语地褪下了自己所有的衣裳，又一次去咬金光瑶的嘴唇。这一次金光瑶迅速地回应了他，两个人渐渐保持不住站姿，而索性扑倒在金家家主那张软而颓靡的大床上。亲吻过后喘息着分开的瞬间，金光瑶顺从而机敏地往床的内侧挪了一段距离，蓝曦臣便径直从身后抱住了他，含混地叫了一声“阿瑶”。

然后便有什么东西垂落在金光瑶肩上。一段卷云纹的飘带，姑苏蓝氏约束自我的抹额。蓝曦臣的手指常年搭弓握剑，实则并非看上去那样柔软，而是带了些薄茧，抚摸得他的皮肤一阵酥痒，但他在这混沌中忽然便看见了抹额的飘带，心里并无什么波澜，身子却本能地僵硬了一下。

蓝曦臣抱着他，感受到了这细微的变化，将人扳过来与自己对视，却对上一双灼然的眸子。他的目光和动作也跟着迟疑犹豫了一下，随即便像咬了牙似的伸出右手勾住那抹额的尾端便要解开。

“不必。”

金光瑶的声音忽然轻轻响起来。

“我说，抹额可以不必取下。”

“——取下也无不可——”

但蓝曦臣不得不承认他暗地里也松了口气。他喜欢吗？喜欢阿瑶，或者心悦他？答案多半是肯定的，但肯定之后便再无其他了，摘下抹额意味着不再约束自我也不再虚伪掩饰，但他与金光瑶之间，在这短短几日内就呈现出那种越是衷情沉炽，就越是只剩下约束和掩饰的味道，此刻摘下抹额反而显出奇怪的嘲讽来——

又或者是他们两个人都具有的自知之明，一晌贪欢，不值当大动干戈。

错了。分明该是因为，仅仅一晌贪欢便已经需要大动干戈，哪里还有多余的力气去取下抹额问什么一生一世？

也不屑于问。金光瑶在内心逐渐逼出一个冷笑来，何况他是真的不屑于去寻什么“命定之人”，也只有蓝家那群古板才会相信什么承诺，信一件不值几个钱的信物和几句死人立的规矩，就可以框住一辈子？

要知情到浓时，是不须问也不敢问的。

——就是问了，难道还值得信么？

02

“我不稀得要。”金光瑶赤裸着抱住蓝曦臣，把嘴唇贴近他耳畔，清晰又细碎地说道，“我从不去找什么命定之人，因为我喜欢什么人，是自己决定的。”

“不稀得要什么天意来注定。”

“别人见着你们姑苏蓝氏的，就只知道要那一条缎带，我不做那什么红尘俗物，我只要你。”

“用不着主动摘抹额这等庄重，”金光瑶嗤了一声，“做事做到那，颠鸾倒凤的时候，我不信你还能顾得上这个？还不一样都要掉的。”

“……好。”蓝曦臣也跟着轻笑，将他放倒在床上，低下头去吻他的身子作为回应，“我以前还不知，阿瑶是这样的洒脱之人。”

金光瑶极少被这样吻过。不管是胸前那被啮咬的两点乳珠，还是整个被舔舐的皮囊。他素来自持，因此反而极度容易被撩拨，何况对上的是这个自己只曾肖想过而未指望成真的人。没过多久，便连说话都变得断断续续的，下身更是难耐地燥热膨胀起来，蓝曦臣却全不着急，还在不紧不慢地刻意地玩弄他所有的疤痕，特别是他在赤峰尊面前自残留下的那一条，温软的舌头在那里回旋，然后又停顿。

金光瑶原本就最怕人触碰他那些地方，轻轻一碰便要痒得发笑，更不堪如此，被吻过的时候连发笑的力气都快没了，几乎都要变作被刻意压抑的呻吟。然而这还不止，蓝曦臣轻轻张口竟然便咬了下去，痛得他嘶声喊道：“蓝曦臣！”

“阿瑶惯会骗人，不知道骗过我几回？”这句问话原本是质问，但被他喘息着问出来的时候更近似于调笑乃至撩拨，金光瑶自然也不去回答，而只管用力动了动身子，躲开了蓝曦臣的作弄。

蓝曦臣便抬头看了他一眼，那张世家公子榜首的皮相现在染上了色欲的潮红，深色的眼睛几至于泛出水汽，嘴唇也带了水色的红肿，一身冷白的肌肤完整地显露，汗珠滴落，下身处也早已不受控制地立起。金光瑶细细盯着他看，便只觉自己心里燥热的喘息又快了几分，却还忍不住强压下去——哪里能压得下去，而只是徒然增加情味——做出一种嗤笑的态度来：“二哥……泽芜君……你不知道你…….现在是一种……什么样子？”

金光瑶生得本来比他要柔和些，方才的冷冽转瞬即逝，眨眼便又是眉眼弯弯而几近于诡艳的样子了。他要去嘲弄蓝曦臣姿态难耐，奈何自己的脸色却也早艳若桃

花，眉梢眼角水光潋潋，被对方一眨不眨地盯着看，忍不住便挣动了几下。蓝曦臣听了这句话，只做没有听见，索性凑过来重新吻住了金光瑶的嘴唇。

金光瑶被吻得身子发软，手却还在下面乱动。他寻着了蓝曦臣下身立起的那处，便拿手握住了，故意去搓弄，直到另一人被撩拨得按捺不住，直直喘息着松开了自己的唇舌。蓝曦臣有片刻在床上不曾动弹，然后拿腿根蹭过他的手，哑声道：“好了……够了……别弄了……”

金光瑶一瞬间以为他是要拒绝再继续这“荒唐”之事，旋即便反应过来他说的是什么意思，低声对他道：“镜台，镜台上。”

蓝曦臣背着身伸出手去在镜台上一阵混乱的摸索，碰得杯盏和梳子一阵乱响，才摸到了那只平时用来盛润手油膏的小圆盒子，将它的盖子揭开扔在一边。金光瑶这时候难得乖顺起来，眼睁睁不出一声地看着蓝曦臣将一根手指沾了油膏就往自己的后庭伸过来——甚至还顺从地跟着他的动作半主动地翻了个身。

他对男子之间这些事情并没什么经验，听闻与看见都毕竟和亲身经历不同，因此心里半是紧张半是期待，当感到那温热手指沾着冰凉的膏体触碰到自己时，竟然微微战栗了一下。穴口里的异物感刺激得他忍不住要出声，但又生生闭住了嘴。敛芳尊的忍耐力向来非同一般，他甚至电光石火中一时想了“现在若是呻吟出声，等一会岂不是要淫浪到无耻的程度”，一时却又对自己说“做这事本来便已经是淫浪，还管那么多作甚”。

但蓝曦臣没容得他思量太久，手指已经变成了两根三根，小心翼翼地扩张着他紧实的后穴，直到汁水慢慢溢出，犹如花蜜淌出花房。说不感到疼痛是假的，但与此同时他好像也渐渐有些明白了其中趣味，想要不呻吟出声已经越来越难。金光瑶在难耐的刺激之下胡乱地喘息起来，目光也涣散了，忍不住低声喊道：“你……你慢些……”

然而蓝曦臣的动作没有丝毫改变的意思。

“二哥……你没听见……二哥……蓝曦臣你给我……”

“蓝涣！”

蓝曦臣的手指终于摸索到了他最为敏感的隐秘之处，金光瑶失声喊出了他的名字，便一下子呜呜咽咽不做声了——却原来是死死咬住了左手的手腕，那牙印之下生生渗出血来。

蓝曦臣瞧着他那副模样，将手指抽出来，随即一把捞起那人的腰摆正了姿势，一面温声安抚他说“这没有什么的，不必忍得这么辛苦”，一面分开金光瑶双腿的时候，忍不住又加上一句“这才到哪里”。

金光瑶脑海中空白了片刻，终于浑身颤抖地把自己的腕子从牙齿底下拿出来，发出了一声细微的呻唤，随即视死如归似的闭上了眼：“你……进来……进来吧……”

他话音还没落，便觉得身后的穴口被粗壮发烫的什么东西充塞得满满的，饶是有了准备，仍然痛呼出声。金光瑶随即反应过来那是蓝曦臣的阳物，现下他们二人真正以这种说起来不得台面的方式连为一体了。这件事本身给予他心理上的快意，甚至似乎比生理上来得还要快些，因为蓝曦臣起初的动作实在称不得温存，

只是不管不顾地往另一人后庭深处顶去，直至抽插了几次，才恍然间慢慢得了门路。

而交欢之事，一旦得其趣味，便由起初另一种方式的互相试探，变作了纯粹的享乐。肉体或许会在清醒之后令双方都感到丑陋或羞耻，但眼下却决计不会——金光瑶单薄的身子随着蓝曦臣忸弄他的节奏而起伏，他也早已经不再试图压抑，而是索性由着性子，在那燥热物事每一次寻觅到自己最敏感一处狠狠顶撞之时发出充满情色意味的呻吟。

他甚至不肯再叫这个几乎要把自己身子对折过来的人为二哥，而是变着花样去喊他的名字，喊泽芜君，蓝曦臣，蓝涣……而每一样称呼的变换都会换来更发狠的力道。

何苦要忍耐——金光瑶在这几近于令他丧失神智的肉欲快感里不无放纵地想，如果糟糕的结局总是注定了的，那么过程怎样又如何呢？就好比……即使蓝曦臣早晚要知道一切的真相，却又凭什么妨碍到今日的欢愉？

甚至连疼痛也顾不得了。他腹部自己划出的伤口还未完全愈合，自然经不得这样大的动作。蓝曦臣扳过他身子的一刹那，伤口撕裂的尖锐疼痛令他嘶声一喊，而这一喊也带着沙哑的欲望的潮湿。包裹的布条早已经掉了，他看不见，但能感到那半愈合的伤痕在渗出血水，混杂着方才出的汗水，火辣辣地烧灼起来。而蓝曦臣自然是看见了的，他迟疑了一下，通红的眼角带出一抹笑来，从金光瑶的身子里慢慢退出。

金光瑶正要说些什么，便觉得伤口处一痛。随即是痒，被蓝曦臣的唇舌激吻和撕咬带来的无处可逃的酥麻，令他浑身一抖。然后是一个凉凉的东西覆了过来，轻轻擦拭着那周围。金光瑶还沉浸在未得到满足的欲望里，下身那物还未泄出，直挺挺地立着，煎熬得他忍不住一声声唤道：“别，别管那个——你快点——”

“就好。”蓝曦臣的声音也变得低沉而暗哑，拿那块冰凉的布条最后擦了几下，随即把它揉成一团往边上一扔，便又掰开了他的双腿。金光瑶面上还沾满着方才被弄出的泪水，他伸手抹了一把脸，醺醺然地往边上瞟了一眼，便见着被蓝曦臣扔在一边的那东西。

一条卷云纹缎带，姑苏蓝氏约束自我的抹额。他的心里仿佛就要泛起点什么情绪，但下一刻便被纯然肉体的快感压倒，蓝曦臣这一下直接狠命插到了最深处，随即金光瑶便感到一股热流喷射在自己后穴之中，惹得他连呻吟都来不及，径直发出了一声饕足的呜咽，竟然也同时泄出了精液。

蓝曦臣这一回作罢，进出得够了，动作便不似之前那么急促。他对着金光瑶红肿起来的眼角和几近于艳丽的面色亲了一亲，而用那种说得上温存节奏刻意地去满足对方。一场欢事之后金光瑶默不作声地躺在蓝曦臣身侧，仿佛想要说什么，但又没说，好像到此时什么也不必说了，而只是信手抓过对方几缕头发盖在自己面颊上。

此刻二人依然裸裎相对，金光瑶带着满面泪痕，蓝曦臣一张玉容泛着桃色，四目相对的时候不禁都哑然失笑了一瞬。他们凑得近，睡着睡着就又要肌肤相贴，几乎是同时地，两个人都尴尬地背过身去，过了片刻便听见蓝曦臣断断续续道：“阿瑶——”

“离天亮还有好几个时辰呢。”金光瑶替他把要说的话补全了，于是黑暗中便同时响起噗嗤两声笑来，随即，那床上刚刚被放下来的帐幔就又被胡乱拨弄开了。

03

也不知过了多久，金光瑶方才在情潮的余韵里渐渐平复着喘息。折腾了太久，困意和疲倦一波一波地翻上来，他忍不住要闭上眼睛了，然后就这么睡去，温存地，毫无挂碍地，在蓝曦臣的怀里——

但是他不能。右手伸到床边，金光瑶摸到束发用的簪冠的尖锐部分往手心里刺，痛楚一下子令他颤抖了一下，醒过神来。也不知过了多久的静默，他才听着身边窸窸窣窣的声音响了一阵，然后又静了。金光瑶这才睁开眼往蓝曦臣那边看去，只见对方已经站了起来，正在披上雪白的外衫，抹额还在手里拿着，额前的几缕碎发在方才被沾湿了，湿漉漉地贴在洁白面容上。

“还没有沐浴，二哥就要走么？”金光瑶低声问道。

蓝曦臣的嗓音还带着一点点喑哑，不置可否地偏头看了他一眼：“阿瑶想怎么着？”

“二哥以前夜猎也在兰陵过夜，想来那时候留下的衣裳还是能找到的，我便遣人送去，这芳菲殿后头过去不远便是汤池——”金光瑶懒懒一笑，身子没动，他没显出要跟过去的样子，反而让蓝曦臣在情欲过后的清醒里莫名地放松了些。

“二哥不愿意这副模样叫人看见罢？”金光瑶抬手指指汤池的方向，“况且我也不愿意让人看见——”

“这样的泽芜君，只能给阿瑶一个人看不是？”

金光瑶惯会调笑，似这等撩拨的话说出来，蓝曦臣忍不住扭开了头，快步往汤池那边去了，他却还面不改色目送他背影走远，才收了笑容。

殿角的香炉里升腾的烟气越来越淡薄，金光瑶沉默了一会，撑起疲惫酸软的身子往床边挪了挪，直挪到边上，才动作僵硬地穿了衣服，扯着帐幔站起身子。他往镜台前走了几步，慢慢又活泛起来洗了把脸，往镜子看了看，打算重新点上朱砂。

“抹了朱砂，不做金家人……”

意乱情迷之时蓝曦臣嘶哑的声音仿佛又在他耳边响起来，让金光瑶端着朱砂盒子的手悬在空中愣怔了片刻，竟不小心打翻了去，一盒朱砂都倒在手心里，沾了满手的红。他不禁哑然失笑，轻嗤了一声也不去擦，索性右手拿起毫笔，将那尖端就在自己手心蘸了一下，往眉心细细点好，又往镜子里瞧了一晌，才放下手里东西站起身来，走到门口叫了侍从过来。

“去给泽芜君找衣裳。”

“是。”

那侍从小心翼翼地瞧着他，举起一封信递来，低声道：“方才泽芜君在，属下不便通报——秣陵苏宗主的密报，半个时辰之前，刚送到。”

金光瑶伸手去接，手上都是朱砂，将信封也沾得斑驳却也不管，只拆开来迅速扫了一眼，面色变了一变。他没说话，也没做什么，只是随便从袖子里拈出张符纸来连着信一起烧了。

那信笺化成灰便都落在了脚下厚厚的地毯上，只一瞬便不见。金光瑶推门回屋，把手往旁边装满了温水的铜盆中一放，直到朱砂都化在水里染得嫣红，直似满满一盆鲜血，才取了一块雪白帕子将水擦干，连着帕子也沾了浅淡红色。他没再看，只拈起一角来，将帕子往盆里一丢，信手披上一件外衫，也慢慢往汤池那边走远了。

蓝曦臣就垂眸坐在池边，不知道在想什么。他身上穿的是前几年的旧衣，被叠得整齐，压出一道印痕来，还沾着衣柜里熏香的味道，不是金鳞台常用的浓香，反而雨后春草似的浅淡冷香，蓝氏衣裳那雪白也似被时间磨损得柔和黯淡了，在这汤池四周照彻的灯烛下显出温柔的色泽来。他用布巾裹着一点一点擦长发上的水，知道金光瑶进来了也没动，直到擦得差不多了才放下布巾，静静抬头看着对方。

欢爱之后并没有寻常伴侣之间的热切与亲昵，反而生出微妙的尴尬和疲惫来。

——也对，他们本来也不是什么寻常伴侣。越是靠得近，也就越离那一层摇摇欲坠的窗户纸被捅破不远，做什么都生生带上了大厦将倾之前抵死缠绵的味道。

好比兵临城下了，反而要高楼设宴推杯换盏，最好换得拔刀相向之前最后一次碰杯，交杯酒火辣辣直接往喉咙里吞——

蓝曦臣，不要说我都眼下了还要骗你，你自己又如何？还不是忍不住要自欺。

金光瑶步子极其轻地走过去，也在池边弯下腰，蹲下身在蓝曦臣旁边坐下。

蓝曦臣坐得端谨，他却慵懒，毕竟是自家躺惯了的汤池，左手支在地上，脱了鞋子，露出两只白皙的双足来，沾着又一池刚放好的热水。那水温还太高，金光瑶伸出脚去点一点，被烫着了又迅速抬起来，然后往蓝曦臣那边靠了一靠。

“你身上有伤，擦身也就是了，还是不要下去，不然更难好的。”

蓝曦臣的嗓音已经恢复了往日的清明，竟然难得带了点惫懒的姑苏腔调，声音还是低的，在这拂面的水汽里蜿蜒着爬进金光瑶的耳朵里，让他心上发痒。

他一面想着自己的正经事，一面匀出心室里的一块空地来，专门体味这点略微的痒，然后发觉这好像不仅是在心上，而是真切的面颊发痒：“二哥，你头发上的水没擦干净——”

“嗯？”蓝曦臣低头，便见金光瑶那还被朱砂染得有些浅粉痕迹的手抬上来，先是抹了一下面颊上的水珠，然后勾住了自己一缕头发：“都滴在我脸上了。”

蓝曦臣抱歉一笑，又要拿起布巾来擦，却被金光瑶扯住：“让我来吧。”

“好。”蓝曦臣今日格外少言，大抵是不知说什么，又或者暂时不愿说什么，于是便不再动手。他任凭金光瑶把那布巾拿过去，坐直了身子，靠在自己身边，动

作非常小心地握住自己的湿发。金光瑶默然地擦拭着，转瞬之间便又是一副温柔宁静的模样，擦了半天也没放开蓝曦臣，反而从身后靠过来。

然后他扔开布巾，伸出两只潮湿的手来握住蓝曦臣一双白玉似的腕子，纤细却又骨节分明，之后又去抓他的手来与自己比大小，最后甚至去伸出两根手指去搭他的经脉，搭完了也不松开，只拿手覆在他脉搏上头。

蓝曦臣有一瞬间的戒备，挣动了一下想抽回手去，但金光瑶按住了他：“二哥别动。我不要做什么，就是……”

“就让我碰一下，让我觉着这是跟你的心连着的。”

“……伤口还疼吗。”蓝曦臣微微叹了一口气，果然没有动，最终只这样问道。

“疼。”金光瑶也不掩饰，只如实作答——不光是伤口疼，连着被强塞进身体里的琴弦也在撕扯着疼痛，经了云雨之后的腰当然也不是那么好受——

大约还有，心口的痛？只不过他不知这痛是真是幻了。

蓝曦臣一只手被金光瑶攥紧了，然后又松开，潮湿又温热的手指重新抚过他的经脉，金光瑶也不顾他头发还湿着就把脸从身后蹭过来埋在他肩头。两个人都静默着，保持着这个亲昵的姿势，倒似真的伴侣一般，在这狭窄的天地之间只听见另一人怦然的心跳声。

“二哥，你……”金光瑶先开了口，蓝曦臣便抬眸转开目光去身后看他的神色，却只感到腕上被用力扣紧了，灵力一瞬间凝滞了多半，紧跟着便又是几下动作，直到他感到自己的灵力彻底被封住。

“你且忍耐一下，很快就好。”

金光瑶补完了这句话的同时，松开手站起身，走到蓝曦臣面前。这样还不足以完全制住他，还需要再加封几道经脉，而蓝曦臣当然也已经站起来直直盯着他看，但却已经没有反抗的能力，毕竟甚至连朔月和裂冰都还在一边放着而未曾在身上佩好。

那一双深色的眼睛与金光瑶径直对视，竟也一瞬压得他动作顿了一下——但也只是顿了一下，他随即便完成了封锁蓝曦臣灵力的全部动作，重新垂手敛袖地在在一旁站好，轻声道：“二哥，多有得罪了。”

“阿瑶。”蓝曦臣只是那么看着他，也说不上那神情里是‘难以置信’还是‘当真如此’更多些，但总之都是绝少出现在泽芜君那张春风面上的冷冽，吐字却还是温和的，温和得近似于呢喃自语了：“阿瑶……金光瑶。”

“二哥，我——也不要对你做什么，只是现在走投无路，你且忍耐几日，过后就好，好么？”

蓝曦臣没说话，只是下意识往前又走了一步，神情沉郁地低下了头去。金光瑶就站在他面前，顺势跟着退了一步，退得离汤池边缘太近，又恍惚了片刻，一脚踩在湿滑水渍上，身子一歪便要往水池里掉下去，忍不住惊叫了一声。

封了蓝曦臣的灵力，便是自己计划里其中一桩大功告成，因此金光瑶竟觉出几分不合常理的安宁来。虽然早知会有这一刻，但这一刻对他来说毕竟不能完全安心安理得，以至于之前总有几分可笑的紧张。而现下蓝曦臣已经被彻底控制，虽然之后注定不能太平，但至少，他是当真有种松了一口气的轻松。

他甚至觉得摔进汤池也没什么了，左右这样掉下去也死不了，一会去换了衣服就好——但就在他随意地要将自己陷进热水里的时候，一双手猛然抓住了他。

金光瑶抬起头来，对上的是有些失神的深色眼睛。蓝家人非寻常的臂力自然不会跟灵力一起消失，因此他的衣服领子被蓝曦臣双手攥紧了，双脚甚至也被提起，整个人悬在空中一口气喘不过来，身子离那汤池的水面恰好有一段距离。

“二哥……”

他有一瞬间担心过蓝曦臣会直接把他按进汤池里溺死——即使理智上知道那是不可能的，但他内心竟真的划过这样的一道恐惧，就好比，如果蓝曦臣想不到自己会封了他的灵力，那么蓝曦臣做点自己想不到的事情，也似乎没什么不行，可不是么？即使自己不可能真的被一个失了灵力的人溺亡，但那恐惧却无比真切，真切得他好似不知道自己在恐惧什么。

他对着蓝曦臣苦笑了一声，蓝曦臣虽然不愿意相信，但凝滞的灵脉就在身体里真真切切，心思转了几转，转眼间也就串珠成线将前后关节想通。他定定瞧着金光瑶的神色，心中只剩下一片冰凉，不必多问什么，也再说不出来什么，讷讷良久，方才低声道：“好……当真是好。阿瑶真是好手段。”

他甚至连要把金光瑶放下来都忘了，金光瑶也忘了或者不敢喊他，二人就那么相持着。

“这些……都是你的算计。你不必辩，只管回答我，是也不是？”

蓝曦臣口吻失望又伤怀，简直要带几分自嘲，金光瑶听了竟也当真未辩解，只沉静地答了一个“是”字。

“我不问你……我不问你别的。”

“只问你眼下……什么被人行刺，身受重伤，也是你谋划好，也都是假的？”

“是，但也不是。遇刺是假的，可受伤……是真。”

“你假装遇刺，昏迷之时恳求我不要去乱葬岗，就在兰陵陪着你；又嘱托我说，金蓝两家的人手，都托付给叔父。我那时虽是心怀疑虑，却到底还是听了你的安排——这些都只是为了留我在金鳞台？”

“是。”

“那么……你留我在金鳞台，就是为了今日押我做入人质？”

“这一桩……二哥说是，就是罢。”

“围剿呢？也是你算计好的？”

“……”

这下问到了关键，金光瑶却未立即回答他，只是这沉默实则也就是变相的回答，蓝曦臣见他的神态，又焉得不知真相？他本来就要结束这段对话，却又突然想起了什么，接着说了下去。

“那……既然你装作受伤，拖延了我几天都不曾出手，又为什么……选在今天？”

——外头到底出什么事了，让你现在就要立刻对我出手？

“因为……”

金光瑶迟疑了片刻，却也自知早晚要说，索性懒得再编下去，直接道：“因为乱葬岗围剿败了。我……没有别的路了。”

“金宗主……败了？”

“是。”金光瑶在被蓝曦臣揪紧的衣领里艰难地呼吸了一下。

“我走投无路了，二哥。暂压你的灵力，也不是想怎样伤你，只是想——”

但他还没说完就被蓝曦臣打断了。

“虽然我还不知道你为何执意要如此，引诱百家去乱葬岗围剿……可是魏婴根本不在，哪有什么可供围剿的东西？这只不过又是一个计策，要让百家人马往乱葬岗去送命。阿瑶……你回答我，是也不是？”

这一次的问话骤然凌厉起来，金光瑶明显地看到蓝曦臣面上慢慢苍白起来，连抓着自己的十指都微微颤抖了。

“对不起，二哥，但……是的。”

“然后你败了，现在玄门百家，都要与你为敌了？”

“是。”

“那么如果……如果你赢了……你若是赢了……”

蓝曦臣心思一转，面上骤然惨白如纸，双手愈发抖得厉害，几乎要抓不住金光瑶，以至于他的身体离池中热水又近了几分。

“我若是赢了，二哥也不会死在夷陵的。我会放你回去，不会伤害你。”金光瑶避重就轻，小心地答道。

“不是这个，金光瑶……你知道我要说什么。”蓝曦臣恨声道，音调低而且干涩，眉目之中尽是痛色，只死死地盯着他，“如果那样，你不如让我去，你不如让我死在夷陵……”

金光瑶的袖子已经可以沾到水面，汤池的热气几乎可以扑在他几欲出汗的脸上，他闭了闭眼，忽然获得了一种置之死地而后生似的冷静，连着方才的起伏心绪都

骤然平了。金光瑶艰难地叹了口气，哑着嗓子平平静静地说道：“我知道二哥在想什么。”

“如果我赢了，玄门百家的人马在夷陵，不死也是重伤。虽然轻易就去围剿他人实在愚蠢得很，但毕竟都是无辜人命。这中间有各家的成名修士，有长老也有平辈，当然也有蓝家的门生客卿……还有，蓝思追，蓝忘机，和你叔父，这样与你算得亲近的人。”

“你修改云深不知处通行结界的时候，就已经不完全信任我了，可是又出于自己私心的不愿承认，不愿相信幕后主使这一切的都是我，白白错失了那么多制服我的机会，甚至眼睁睁地看着我策划了这一场大乱……如果我侥幸赢了——

“我保证不会伤你，你不仅因为留在金鳞台而免于一死，之后或许还可接着回姑苏去做蓝氏的家主。”

“泽芜君，如果我赢了，你在自己心里……就是伤及无辜，是天下的罪人。”

“或许在天下人心里也是？同流合污，暗藏阴谋……毕竟是人们口里的‘娼妓之子’，我从来不怀疑世人编话本子的能力。”

蓝曦臣颤抖的双手再也承受不住金光瑶的重量，导致他的身体向下坠去，下半幅衣襟都浸在了水里，然后又被对方赶紧拉出来。他跪在池边缓了一下，然后慢慢爬起来站直了，用一种难言的复杂神色望着蓝曦臣。

而蓝曦臣心里想的，正是金光瑶方才说的那些。他此刻灵力也被压下，心中恨也不是悔也不是，气血翻涌，只觉得眼前眩晕得厉害，踉跄着往后退了几步，被金光瑶伸手扶住。

然后听见他在耳畔轻声说道：“二哥，我知道你的心思高洁……一向如此。”

“可是我……我没有别的办法，这已经是最好的结果了。”

金光瑶语气平平地说道，挂起一抹嘲讽的笑来，看着蓝曦臣。是了，他还有什么办法？若要拉一位世家仙首做人质，且不说与自己亲近的蓝曦臣自然是最容易挟持的，就算不是，金光瑶也难免有一点隐隐约约的私心：如果他不挟持蓝曦臣，而叫他也去一个计划内要再一次成为血涂地狱的乱葬岗——

“不然的话……二哥，难道你就那么想……要我亲自送别你去赴死么？阿瑶毕竟不愿意那样。”

这句话问得轻飘飘，听在两人之间却不啻惊如炸雷。蓝曦臣听罢，一双眼睛定定瞧着他看了一会，苦笑了一声道：“假如真是那样……你不如送我去。”

金光瑶这次没回答，只怔然望着他的神色，仍然保持那个轻轻搀住他的体贴姿势。

“你……出去。”蓝曦臣转身背对着他，慢慢走过去把佩剑和玉箫都拿好捡起来。

“这汤池闷热，待久了还要头晕的，”金光瑶闷声道，“我陪二哥回芳菲殿去罢。”

“我往芳菲殿去做什么？”

“我……怕二哥现在的状况，一个人不方便。”

“这倒是了。”蓝曦臣在一边的台子上取了梳子，低下头去只管梳自己的头发，还是一派端方温润面不改色的姿势，奈何手上力道暴露了内心的波澜起伏，那细密的梳齿在长发里几乎是胡乱用力了，不出片刻便扯下几缕绞在一起的头发。金光瑶盯着他的每一个动作看，竟生生看出几分针刺似的疼来，仿若扯的头发不是对方而是自己的。

“我是非得在你的屋子里不可的。”蓝曦臣自顾自说下去，声音轻轻的，“你的修为根基浅薄，我不出几个时辰便会回复被你暂压的灵力，所以最好片刻也不要离开金宗主的视线……”

“二哥不要这么说。”金光瑶凑得近，就要搀住他的手臂带人回芳菲殿去，但被蓝曦臣不动声色地躲开了。

“金宗主执意如此，我已身陷计策之中，别无反抗之途。只是这一声二哥……我实在是再也担当不起。”

他终于整理好了仪容，连神色也平复下来，只沉静地说了这么一句。

“二哥……泽芜君这是……要与我割席分道么？”

“不是。”

“那是什么？”

蓝曦臣的手在袖子里攥成拳又松开。

“……我现在已经分不清，你我是不是——是不是何曾同道过。”

“何曾……同道过？”金光瑶将这几个字在口里重复玩味了一遍，仓皇地垂下目光去，转瞬却又一片清明地抬起头来，目光是前所未有的果决与冷厉，“泽芜君说得是。你我……又何曾同道过？”

那么也好罢。他默然抚平自己的衣裳，压下身体上的疼痛与倦怠，对着蓝曦臣露出一个彬彬有礼的，仙督惯常的笑容，展袖行了个平素待客的礼来：

“蓝宗主，芳菲殿有请了。”

END.

?PS: 看到这里的都是小可爱！笔芯！

新手开车，请多关照（。）

顺便这篇其实开车非我意，实在想发刀（。）

打滚求个评论啊 REPO 啊什么的 XD

再 PS，其实这个类似的割席梗之前写过《留锋》，那时候还没有修文，那时候我也还是个傻白甜真善美（并没有），现在深有节操不再的赶脚（。）

爱你们~

如果被雷了，不打死我的前提下吐个槽，也可以的（。）